

·纪念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10周年·

沃土助苗长,阔野任马奔

崔鹏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成都 61004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我犹如水和鱼的关系。科学基金,特别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不仅支持了我的科研工作,使我得以实现自己的求知意愿,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信心和宽松的科研环境,使我不断鞭策自己提高科学素养,开阔胸怀,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工作。我不自觉地把我的情感融入基金中,心中有一股基金情结,水乳交融,难分难舍。提起科学基金就有道不完的谢意,诉不尽的衷情。

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我学术历程上的航标

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基金扶持我到今天。1990年博士毕业后,我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1997年留学回国后,在国外工作的基础上,我开始筹划重点项目,1999年获得批准,这使我的学术思路和科研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学术界得到了同行的初步认可。

然而,自从回国后我一直期望的还是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这并不仅是对80万元研究经费的期望(其间,我已得到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等项目的支持),而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学术界所享有的盛誉对一个青年科技工作者自然的吸引和激励,更是对我所从事的泥石流研究能在国家层面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希冀。争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就成了我的奋斗目标,它像航标一样,指引着我的学术追求。

面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崇高的称号,自觉差距甚远,不敢有丝毫懈怠。我认为,一个年轻的边缘性小学科的工作要被学术界认可,不仅仅靠文章,好的学术思路和踏踏实实的日常积累更为重要。认识到这一点,我把博士论文中提出的泥石流起动的初步理论和基于泥石流起动理论而提出的减灾思路

进行了梳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从泥石流起动机理和起动条件的原创性工作,到在理论成果基础上提出预测和治理泥石流,并在发生之前提出减灾新方法这一学术思路,于1999年申请了发明专利。与此同时,我继续勤勉地进行着日常的学科积累和实际的减灾工作。我的工作终于被专家认可,于2000年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使我的科研工作又上了一个台阶。

2 科学基金宽松的科研环境是青年群体成长的沃土

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80万元的资助后,作为中国科学院B类“百人计划”入选者,中国科学院又为我匹配了150万元科研经费。总数为230万元的科研经费,加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人才支持经费的宽松要求,使我能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也使我能下决心去做风险大、一时难出成果的学科最基础、最前沿的工作。泥石流预测预报一直是本学科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影响泥石流预测预报精度和方法改进的瓶颈就是泥石流形成机理和条件。

泥石流形成影响因素众多,过程复杂,我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支持下,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开展了泥石流预测预报基础理论——泥石流形成机理的研究。选择中国科学院东川泥石流观测研究站蒋家沟泥石流形成区,通过实际观测、野外原型实验、室内模拟与测试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形成泥石流的砾石土的力学行为和滑坡转化为泥石流的力学机理等问题。这一基础性原始工作,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并与香港大学和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开展了合作,最近又接到法国、奥地利学者希望合作的信函。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反哺,讲究回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给予我以扶持,而我所能给予的回

本文于2004年7月20日收到。

报莫过于对人才的培养了。围绕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实施,我们有一个10余人的青年学者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培养了他们脚踏实地的朴素学风,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思路,鼓励了他们的进取精神。课题组顶着风雨在极其危险的泥石流形成区观测泥石流形成过程,取得第一手资料。这种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真知的坚韧意志是这群青年学者一步步走向成熟的精神支柱和科学修养。他们中已有4人从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员,4人从助理研究员晋升为副研究员,2人晋升为助理研究员。项目组培养了1名博士后,6名博士,6名硕士,其中1名博士获得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优秀奖,1名博士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1篇博士论文被推荐参评全国百篇博士论文。在项目执行中我们进一步凝炼了科学目标,使4位项目组成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的资助。一个富有朝气的青年创新研究群体已经形成。

3 科学基金的宽容和信任使我不断提高科学修养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给予我的不仅是经费的支持,更是科学精神的熏陶和科学修养的提高,它使我能站在更高层面上审视周围的事物,能正确对待科研以及科研活动之外与科研有关的事物。得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和中国科学院匹配资金以后,作为常务副所长的我可以不再为自己的科研经费担忧,就可以公平、公正地部署研究所的资源。我在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后,没有从研究所的创新经费中为自己谋划项目经费,而是考虑到研究所长远的发展目标进行前瞻性战略部署,同时兼顾到近期绩效和各类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做当前策略性设置,从而保障了研究所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由于主持山地所的工作,难以保证每位职工都满意。个别同志采取比较极端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甚至在不完全了解情况时写信(匿名信或实名信)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当时我觉得很委屈,

很恼火。想不通自己当所长并未为自己谋利益,尽可能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政务,尽可能考虑各方面人员的利益,为什么还有这么强烈的反映?冷静下来想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我是多么的宽容和信任,当时我的重点基金项目还在进行中,就能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并未被过分计较重点基金会完成得如何。这是一种宽容,是一种信任。信任和宽容是一种气魄,它吸引着成千上万性格各异的学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为中国的科技发展而奋斗。作为所长,我也应该用信任和宽容对待这些对我有一定成见的职工,使大家围绕山地所的发展目标,为了山地学科的发展而工作。因而,就采用了豁达、大度、平和的态度对待这些事,使得山地所能保持平稳的发展,为青年人才的成长营造了一个温暖平和的环境。

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荣誉激励着我不断进取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无异于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对追求学问的人来说,这是至高的荣誉。但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来说,荣誉是头上的光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份责任要求自己在学识、成果和科学修养方面都能与这一荣誉相称,要求自己为这荣誉争光。这份荣誉就像激励将士的战鼓,时刻鸣响在耳边,萦回在脑际,鞭策着自己不断进取,不断提高学识水平和科学修养。

在出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会议上,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营造环境,宽容失败。这使科学家有了被理解、被关怀、被信任的感觉,有了到自然科学基金会就像回家的感受。在这种环境里,使得人们坦然相处,胸襟宽阔,能别无他顾地开展学术争鸣,敢冒风险地进行前沿探索。科学基金营造了培育科学苗子的沃土,开辟了让骏马奔腾的广阔原野。这是一种让科学家眷恋的基金文化。每一个得到基金资助者都会感受到这种文化的陶冶,从而产生一种基金情结。这种基金情结和基金文化的融合互动,是促使中国科技源头创新的核心和原动力。

CREATING A GOOD ENVIRONMENT FACILITATES YOUNG SCIENTIST'S DEVELOPMENT

Cui Peng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 CAS, Chengdu 610041)